



【短史记】 饺子的前世今生

□孙晓明

面粉制作的食品中，饺子是最令人动容的。类似饺子的食物几乎遍布全球，最有名的是俄罗斯的“佩利梅尼”，其他还有波兰的“皮埃丸”。青木正儿（日本著名汉学家）基于《饼赋》叙述的内容：“肉则羊膾豕脰，脂肤相半。齑若绳首，珠连砾散……于是火盛汤涌，猛气蒸作。攘衣振掌，握搦拊搏。面弥离于指端，手萦回而交错。”据此推定“笼上牢丸”很可能是现在的烧卖。而“汤中牢丸”则引用了明代《正字通》中的“水饺饵”的说明，推测是水饺。

唐代已经有饺子是个无可争辩的事实。1986年9月，阿斯塔那乡（今吐鲁番市三堡乡）的工地现场发掘出8个古墓穴，其中发现了8个饺子盛在碗里的状态。墓中发现的高昌延和十二年的文书，可知该古墓是唐初的墓穴。古墓中没有描写食品名的文字，这些饺子被通称为现存最古老的饺子。

虽然唐代已有饺子，但是据调查，孟浩然、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白居易等很多唐代诗人的作品中均未出现“饺子”一词。究其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饺子的名称是俗称，与诗歌的韵律不吻合，很难在诗歌语境中使用。另一个原因是食物的地域性，即吐鲁番等地区已经有饺子了，但还没有流传到文化经济中心长安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

其实，唐代的文人段公路在《北户录》“食目”的注中，引用了北齐颜之推的话：“今之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偃月”是半月形的意思，此处请注意“馄饨”是半月形的记述。仅从形状上来考虑，颜之推所说的“馄饨”不是今天的“云吞”，而是饺子或是饺子形状的点心。

《清异录》中记载，唐代韦巨源“烧尾食单”所列的食品表单，记述了“生进二十四气馄饨，花形馅料各异，凡二十四种”。且不说馅料的不同，它们不仅形状各异，还有所谓的“花形”。这表示“馄饨”一词在各个时代中，也许有更为广义的用法。

南宋林洪《山家清供》的“椿根馄饨”介绍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椿根馄饨皮法”。其中，在制作馄饨皮的时候，将椿根捣碎，过滤后，加入小麦粉里，对腹泻、腰痛有治疗效果。刘禹锡的“椿根馄饨皮法”很有意思，林洪没有明确其出处。而按林洪的记述，刘禹锡所在的年代就已经有馄饨了。但如前所述，包括现存的刘禹锡的诗在内，唐诗中找不到“馄饨”这个词。

那么，《山家清供》中所引用的“椿根馄饨”中的“馄饨”，有可能是今天的“云吞”吗？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有“馄饨皮”一项，详细介绍了馄饨的制作方法，该段记述大致可证明过去被称为馄饨的食品，就是今日的饺子。

煎饺，一部分地区也称为“锅贴”。与蒸饺相比，煎饺的起源可能要晚一些。《山家清供》中的“胜肉夹”条目是这样说的：焯笋、蕈，同截，入松子、胡桃，和以酒、酱、香料。从制作方法来看，分不清这是蒸饺、水饺还是煎饺，也不能排除馄饨（云吞）的可能性。然而读

了《中馈录》后就可知“夹子”就是煎饺。南宋《中馈录》有“油夹儿方”一项。“包馅，做夹儿，油煎熟。馅同肉饼法。”《中馈录》中只是简略地记录了一下，但用油煎制这一点是与后来的煎饺相通的。另外皮不发酵，以肉作为馅料这一点也是同样的。

考察煎饺的起源，须涉及“角儿”这种食品，就是《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提到过的“（食是）饊角儿”。《梦粱录·荤素从食店》中列出了“鹅眉夹儿”“细馅夹儿”“笋肉夹儿”“油炸夹儿”“金钗夹儿”“江鱼夹儿”等食品名。梅原郁的注释这样解释：“叫作夹儿、夹食或是铁儿的食物，都是薄薄的两枚饼之间，像三明治那样的夹着馅料的食物。”不过从《中馈录》的“油夹儿方”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夹儿”与“饊”“饊子”“角儿”相同，都是半月形的食品。馅料不是夹在皮当中，而是封闭在皮里面的。

考察饺子的历史时，不要被各时代的名称所迷惑。如前所述蒸饺和水饺的原型分别可以追溯到“笼上牢丸”和“汤中牢丸”，而这些食物在唐代的名称还不很清楚。很可能变成了“馄饨”或其他什么名称。宋代开始出现煎饺，蒸饺被称为“角儿”“夹儿”，煎饺被称为“夹”“夹子”。到了明代，又出现了“饺饵”“粉角”等新的名称。而到了清代，才有“水饺”“饺子”等与现代相同的食品名称出现。

历史中，饺子的名称并不总是很清晰的。如前面提到的，有“馄饨”“饊”等称呼，方言中也许有更多不同的名称。清代薛宝辰的《素食说略》中有“饼”一项，其中写到煎饺，有以下说法：“置有馅生饼于锅，灌以水烙之，京师曰锅贴，陕西名曰水津包子。”清代以后，饺子也被称为“包子”，这让人大为吃惊。顺便说一下水饺，南方叫作“水角子”的就是北方的“水饺子”，这也是在《素食说略》中记载的。

袁枚《随园食单》“水饺”一项记录了以下的说法：“包肉为饺，以水煮之，京师谓之扁食，元旦则曰子孙饊饊。”“扁食”还好说，“饊饊”也是饺子的别称，这几乎从未听说过。

还有更有趣的。同样是饺子，在《随园食单》中另外有“颠不棱即肉饺也”一项。袁枚去广东时，写下了“吃官镇台颠不棱甚佳”。当时广东的饺子是用英语的读法dumpling来称呼的，这让人大跌眼镜。顺便说一下，《随园食单补证》中关于“文饺”的记述：“苏州式也，以油酥和面，包肉为饺，烧熟之。杭俗则曰蛾眉饺。”而前面提到的《梦粱录·荤素从食店》中的“鹅眉夹儿”，也许就是“蛾眉饺”的前身。

饺子究竟是起源于中国，还是外来的，没有定论。吐鲁番盆地的古墓里奇迹般发现了唐代的饺子，但并不能证明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饺子。小麦、大麦、燕麦等均原产于中东、近东地区。位于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公元前5000年就开始种植小麦，与之相比，中国的小麦种植要晚得多。而且在中国，小麦大多是套种作物，产量也就没有西亚或中亚高。一般来说，粮食的种植历史越久，以该谷物为原料而制成的食品种类也就越多。据此推测，饺子发明于西亚或中亚的可能性比较大。

【文化观】 穿越历史烟云的个人记忆

□董炜

《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张剑近年来的一部力作。张剑教授通过爬梳晚清高官的日记，辑录出其中有关日常生活的种种书写，向我们展现了在历史上有着翻云覆雨之手的重臣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生而为人所无法摆脱的烦恼与伤痛。

书名来源有二，其一是曾国藩诗句“独有臭虫忘势利，贵人头上不曾饶”。其二源于张爱玲的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二者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本书的内容，那就是，在庙堂之臣这样的“华裘”之下，依旧裹覆着种种如“蚤”“虱子”“臭虫”般的日常烦恼。虽然不是家国大事，但时时瘙痒着你，令你无法安然度日。

全书包括三部分：“居乡诚不易”“何汝霖日记”中的乡居生活、“勿药元是梦：四位名臣日记中的疾病书写”、“何处是归程”：《绍英日记》中的乱世凄惶”。讲述了晚清六位高官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何汝霖日记展现了回乡丁忧期间的乡居烦恼，季芝昌、曾国藩、廖寿恒、鹿传霖四位高官日记中是对自己和亲人疾病的苦痛记录，绍英则在日记中一抒清末动荡时局中的凄惶之感。

“居乡诚不易”篇章可以说是整本书最鲜活生动的部分。何汝霖作为道光朝军机大臣，在年近古稀之时回乡守制丁母忧。“少小离家老大回”，置身熟人社会两年多的时间，何汝霖不仅没有感受到故乡的丝毫温情，反而被来自仆从、塾师、亲朋好友的各种烦恼重重包围。其中尤为可叹的是来自仆从的烦恼，“多言而燥，哓哓不休”的徐姬，“惯说是非”的陈嫂，动辄“决意请去”的李顺，都令何汝霖烦闷不已，气得直说“真味良也”！饶是如此，何汝霖依旧宽容，每次牢骚之后，必加几句“奈何奈何”“忍气受之”“忍之万分”。为何对仆从如此宽容？作者分析，一方面源于何汝霖的君子雅量和儒家“仁爱”思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社会制度和风俗有关，这些仆从虽然在何家服役，但是属于期满即获自由的雇工。因此，何汝霖不便轻“贱其身”，唯有“忍”字。

何汝霖官居一品，位高权重，远在北京时，家乡人可望而不可即，现在回乡丁忧，沾亲带故者几乎无一不虎视眈眈，前来“打秋风”之人络绎不绝。既有气势汹汹亲自上门索要财物者，也有如“雪片而来”的求助信。最令人瞠目的是，这些求助者就像来要债一样理直气壮。回乡不过两个月，何汝霖“各处帮项已付三四十处，而来者仍众”。至亲之人可能伤人更深，何汝霖在日记中反复写道“真令人气闷欲绝”“几将我闷死”，直逼得七旬老翁“仰天长叹，垂泪而已”，甚至愤而写下“一言以蔽之，全无人味”的狠话。

据作者统计，何汝霖乡居两年多的日记里，“可笑”一词

出现65次，“可气”一词出现16次，可以想见其烦恼与无奈之甚。难怪何汝霖最后感慨，“人心叵测，可恶可畏，居乡诚不易也”。但是有过被各种人情所羁绊的人，在扼腕痛惜之余，也会有身临其境之感，心有戚戚焉吧。

如果说何汝霖的日常烦恼主要来自人情的烦恼，可气可恼又带点可笑，那么曾国藩、季芝昌、鹿传霖、廖寿恒四位高官的烦恼则令人伤悲了，四人日记中都真实详细地记录了自己或亲人被疾病折磨的种种苦痛。

曾国藩虽位极人臣，却一直饱受瘵疮之苦，病痛发作时“通夕不成眠”“彻夜不能成寐”。然而比病痛更折磨人的是曾国藩面对药物的矛盾态度。曾氏家族一直有不信医药的家训，所以曾国藩在被病痛折磨外，还深陷是否用药的纠结，使得病情雪上加霜。在日记中常常可以看到曾国藩在用药和不用药之间的纠结矛盾，甚至转而向道家气功求助的无奈。另外，季芝昌因为病痛不得不选择急流勇退，鹿传霖的如厕之痛也在其个人日记中得以真实记录。

不同于季、曾、鹿对自身病痛的记载，军机大臣廖寿恒则在日记中如实记录下了妻子和兄长的疾病医治过程，而且几乎逐日记载，十分翔实，可见其关心和重视程度。廖寿恒六十岁时，妻许氏曾患重病，缠绵病榻，廖寿恒“抚床相对，不禁悲从中来”。六旬老翁的伉俪情深，令人瞬间泪目。廖寿恒遍请名医，前后求助于数位医术超绝的医生，包括御医陈莲舫，终于挽回了妻子的生命。

但是廖寿恒兄长廖寿丰没有躲过病魔的侵袭。廖氏兄弟在光绪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相继引疾归乡。二人宦海浮沉多年，能在白首之年相聚于故乡，本是人生一大幸事。未料廖寿丰不久就出现吐血症状。廖寿恒痛彻心扉，但是并没有放弃希望。也许是两年前妻子被成功救治给了廖寿恒信心，在面对兄长汹汹而来的病情时，廖寿恒不仅立刻请来当地钱塘医派的名医，还专门从京城请来御医陈莲舫。当所有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时，绝望中的廖寿恒甚至开始求助于神明，既请道众“拜斗讽经”，又“往伏虎庙扶乩请问”。然而，上苍并没有被廖寿恒的诚心打动，廖寿恒只能眼睁睁看着兄长一步步走向死亡。兄长世去当日，廖寿恒在日记中写下了“伤哉，痛心曷极”的痛心之语。面对生老病死的痛苦与折磨，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

读《华裘之蚤》，虽然时时让人心生沧桑与无奈之感，但也为存在于历史缝隙中日常人生的书写而动容。穿越历史的烟云，不论是书写日记的人，还是日记中被书写的人，都曾经如此真实、鲜活地存在过这个世界上。这属于个人的记忆，无疑是给宏大的历史叙事涂抹上了一层温暖的底色。正如作者所言，私人化的日记书写“恰好在细节上弥合宏大叙事带来的缝隙，使骨骼嶙峋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情意流转，血肉丰满。”无论光阴如何流逝，点点滴滴的琐碎日常生活才是浩瀚幽深的历史长河中的主流。